



长安、我的长安

□ 玉壶冰

提起长安,我的心灵,常常有微微的颤抖。

长安是我的第二故乡。我23岁离开故乡,来到古长安的西安居住,眨眼快40年了,余生,还将会在这里终老。我觉得我也是长安人。

作家张军峰先生日前推出了自己的新散文集——《你从我的长安打马而过》。看过目录,我对张军峰说:“提起长安,我们的心灵,常常会有微微的颤抖。”

我爱长安。我半生生活在长安,我女儿一半的血统来自长安。我魂灵与精神的风筝,一直弋弋在长安的这一块地面。

18年前的那个正月十六,当我的老岳父躺进院子的桐树做成的棺材之内,木工即将合上棺盖之际,我抓住棺木侧帮,最后再端详一下这位高大不屈、数十年生活困顿、却从不给女婿张口告难的老人时,突然之间,我抽泣得泪流满面!

这就是长安人!
我的大长安!

2010年12月,我的第一本散文集问世时,我给它起的名字是《人在长安第几

桥》。数十年的跋涉,我总觉得自己像一个赶考的书生,在这里咏唱,在这里歌吟,亲近这里的每一道水、每一座桥。春日举首望终南,秋来凭栏冰渭水,汲取着这里的文化因子,含吮着这里的历史玉石。于是,7年之后,我有了自己的第二本散文集《终南漫志》。一位诗人写道:每当我们的笔尖写到故乡,我们的魂灵便匍匐着前行。与我而言,此正指的长安。

今冬暖阳之日,参加少陵原畔初玄的“洞见”论坛,只觉脚下的这一片土地,厚重得令人窒息。客省庄新石器遗址、仓颉造字台、沔镐西周车马坑、秦阿房宫遗址、汉杜陵、樊川故道等;兴教寺、华严寺、香积寺、净业寺、百塔寺等佛教祖庭;汉宣帝、秦二世、杜牧、柳宗元、李淳风、井勿幕、杨虎城、朱子桥、张季鸾墓以及众多家族百十座墓地……这一方土地,尘封着多少烟尘,掩埋着多少传奇?“城南韦杜,去天尺五”“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文学的长安,又轻吟着多少自古而来的故事?

丁酉三月,我的一篇《韦曲桃花》的文字,引来了长安才女王亚凤的一篇美文《韦曲桃花的情色隐喻》。王亚凤说,你这是写的我们长安啊!当邓丽君一曲《人面桃花》响起的时候,两篇文字,配着音乐,使千年之前的那一段传奇,又被凄美地再现出来。我不是崔护,王亚凤也不是桃花女,然此一曲广为流传的绝响,依稀共振出当年的串串音符。邓丽君没有到过长安,但邓丽君的歌声,能挑起人泪海中的那一丝波澜。

《神禾大堰》《向晚的韦曲》《香积钟声》《城南别业》《草堂道人》《古观音禅寺》《樊川醉美》等等。这些年,张军峰游走在故乡的这一块地面,游走在长安的山山水水和文物古迹之中。他是想用自己的一支笔,刨开历史的尘封,挖掘千年的璀璨,让故乡的长安,复原出辉煌的昨天。但是,他总是觉得力有不逮,他还是很不满足。然而,作为一个外来长安的长安人,我要真诚地谢谢他。谢谢他把心血,浇灌在他脚下的这一块地面。

终南山下的这一个长安,如长安后裔

的朱鸿先生所言,其史迹和遗址,黄土、山、塬、川、河、帝陵、王墓、道观佛庙、门、路、街、巷等等,无不附有先民先贤以及先王的灵魂,蕴含着他们的精、气、神。我一直庆幸,我能有福份,生活在长安。我能有机会,同汉唐至今的无数先贤们,同居在终南山下。

入籍新加坡的女儿,鬼使神差般地,远隔千山万水,竟然有机会为她的半个故乡长安来做城市规划。西咸新区的商业核心区,就是由她这个海外游子为自己故乡的未来,画出了一笔又一笔的明天。

长安,理当报答。

长安有谁呢?过往的长安过于厚重,我只想说说当代的长安。当代的长安有柳青、有朱鸿,有周养俊、何群仓,有王渊平、张军峰,有邢小利、郝振宇,有范来利、王亚凤,……有没有我呢?我想应该有的。

长安,我的长安。

提起长安,我的心灵,常常有微微的颤抖。

长安,我的长安。我一揖长拜,常常在寂静不眠的夜晚,跪倒在她的面前。

诗人苏轼在《于潜僧绿筠轩》中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无可医。”古人奉梅兰竹菊为四君子,认为高风亮节为竹之本色。而我,有幸从小就生活在一一片青青竹园之中。

我的家在秦岭脚下 一片葱葱郁郁的竹园边,我是看着那片翠竹,听着瑟瑟竹涛声,闻着青青竹香长大的。我们家乡的竹子都是生长在石缝,溪流边,山腰上和那些沟沟壑壑、峰峰岭岭之中。它们不择地而居,“咬定青山”,一年四季经受着风霜雨雪的抽打与折磨,顽强地生长,四季常青,尤其是冬天,总能为光秃秃的青山献上一片绿。

我的父亲,是一位退伍的老兵,他为人正直谦和,乐善好施,在我们村口碑很好。

小时候,这竹园是父亲带我们劳动和休闲的地方。我们去砍竹竿,为院里种的豆子、黄瓜搭架;剪竹枝,编成各种农具来使用;扫竹叶,当柴火来烧炕。累了就坐在小竹园里休息,父亲会教我们用竹叶做口哨,吹得山响,他还会用竹子给我们做玩具,我们的欢笑声在小竹园里荡漾……父亲也会指着竹子给我们讲:“你们看这竹子不管在哪个石缝中都能生长,而且也不容易折断,因为他有硬硬的竹节。”那时候,我还小,对他的话似懂非懂,唯一能看懂的是他目光中的坚韧和期许。

上中学后,家离学校很远,而且还要趟过一条河。那时候,河上是没有桥的。有次发大水,我站在

竹园·父亲和我

□ 刘娟娟 西安市户县幼儿园

河边,看着汹汹的河水心里发怵。这时,父亲拿来一支长竹竿,从河对岸伸过来,示意我抓着它过去,我不敢,他生气了,站在河对岸大声斥责我:“这点困难算什么?你看河边的竹子都没被吹走!”我望了一眼雨中更显苍翠的竹子,鼓起勇气迈开了脚步……

十二年寒窗,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咏竹诗“雪压枝头低,虽低不着泥,一朝红日出,依旧与天齐。”一直激励我发奋图强,一路过关斩将,终得金榜题名。

在去上大学的前一天,父亲又带我来到竹园,只说了几个字:“学竹子,自强不息,虚怀若谷。”进了大学校门,我谨记父亲的教诲,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如家乡翠竹般努力生长,积极向上,终以优异成绩毕业,当上了一名自己向往已久的人民教师。

在工作后不久,父亲托人写了一幅字,交代我挂于书房醒目处:“竹之七德——竹身形挺直,宁折不弯,是曰正直;竹虽有节,却不止步,是曰奋进;竹外直中空,襟怀若谷,是曰虚怀;竹有花不开,素面朝天,是曰质朴;竹超然独立,顶天立地,是曰卓尔;竹虽曰卓尔,却不似松,是曰喜群;竹载文传世,任劳任怨,是曰担当。”这,不仅是竹的品格,更是一位老父亲的嘱咐,我唯有铭记于心,默默前行。

时光如梭,如今我已年届不惑,父亲也已两鬓斑白,我家也已搬离竹园好多年了,每每回家,我还是会和父亲一道去竹园看看,我一路给他谈工作,说生活,看他嘴角的皱纹画成一道上扬的弧线,我内心欣然。

如今,我也会带着孩子去竹园看看,继续一个母亲、孩子和竹园的故事……

(本报有删节)



陇上晨曲

王万明 摄

扶贫偶得

□ 赵晓亮



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在省总工会统一安排下,笔者赴汉中市镇巴县参与到如火如荼的扶贫工作中。在那里,笔者被贫困群众自力更生的劳动场景所感动,被扶贫干部不畏艰难的工作劲头所鼓舞,被美丽深厚的山水和文化所折服,兴之所至,写诗三首。

扶贫大巴山
脱贫攻坚大巴山,
不畏艰难只等闲。
蚕桑油菜产业路,
小康路上勇争先。

下乡路上
霞光迷人眼,
白露染苍茫。
步履穿冰冷,
把语话农桑。

登黑虎梁
泾洋河畔观黑虎,
黑虎楼上瞰泾洋。
小城今日展新颜,
苗汉融合奔小康。

前几日,由楼上下来,路过一压面铺,其门口有一下水井口。忽见一老鼠由井口蹿出,浑身皆湿,瘦骨嶙峋、灰毛竖立。路人见之,左右避之不及,压面铺店主脚下一踩,老鼠改变其逃窜方向,忽地钻进小超市。几儿童唤,“老鼠,老鼠”,避于家人背后,张目望之。

这几日那一只瘦鼠、路人的眼神状态时而现于眼前。现在居住在水泥浇筑的楼构里,难得一见瘦鼠,更别说硕鼠了,慢慢地忘记了这个物种的存在。不过在小时候,住在农村土坯房里,时时刻刻都会见到老鼠的,老鼠洞也许就在房檐下、炕洞里。一到天寒黑烧炕的时间,家家户户到处青烟弥布,这鼠洞便是烟囱了。储藏粮食的仓库墙到处都是老鼠钻的洞。在那个年代,鼠洞是随处可见的。大跃进时期在中华这片大地上也曾经发动过一场除四害运动,老鼠、蟑螂、苍蝇、蚊子无处可逃。我小时候跟着父亲,在我家土坯房周围,老鼠蹿的足迹旁放过老鼠药,鼠失,也用烟熏过钻进风箱里的老鼠。那是为家里除害。山顶洞人穴居的时候,先民们肯定也与鼠为伍,只不过没有记载下来鼠辈的轨迹。我想人类除鼠的斗争从未停止过,因为它与人争食,人口吞食,人类怎可以容之。

清明假期,闲的无事,坐下来说说老鼠这个动物。老鼠这个物种,载入文字很早,在《诗经》里《国风·魏风·硕鼠》便有了谈谐

的描写。我想我不是写鼠的最后一人。

老鼠,俗称耗子,哺乳纲、啮齿目、鼠科啮齿类动物。其主要特点是身体呈锥形、无犬齿,门齿与前臼齿或臼齿间有间隙、门齿发达、无齿根、终生生长、常啮物以磨短,行动迅速,以植物为主食,亦有杂食性,生命力旺盛、数量繁多并且繁殖速度极快,适应能力很强,几乎什么都吃,在什么地方都能住。老鼠会打洞、上树,并能传播鼠疫、

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等病源。

为什么老鼠别名耗子呢?有一个历史典故。据《旧五代史·食货志》记载,赋税除正项之外,还有许多附加税,如农家吃盐要上盐税,酿酒要交酒税,养蚕要上蚕税。不仅如此,附加税之外还有附加,名为“雀鼠耗”。“官府规定:每缴粮一石,加损耗两斗。连丝、棉、绸、线、麻、皮这些雀鼠根本不吃东西,也要加“雀鼠耗”,每缴银十两加耗银两。到后汉隐帝时,“雀鼠耗”由纳粮一石加耗两斗,增到四斗,百姓苦不堪言,不敢公开抱怨,便将一肚子怨气发泄到

老鼠身上,咒骂老鼠是“耗子”。这一说法,便流传至今。

人类在驱鼠方面还想出了许多怪招,诸如把老鼠天敌的器官取下捣成碎末后涂抹到老鼠洞,估计老鼠嗅到天敌气味后就逃跑了。《齐民要术》记载:“《淮南万毕术》曰:狐目狸腊,鼠去其穴。”还有画猫镇鼠的说法,一位僧人画家道宏,画技高超,他画的猫能把老鼠都吓走。大跃进时期在中华这片大地上也曾经发动过一场除四害的运动,老鼠、蟑螂、苍蝇、蚊子无处可逃。

在除鼠、毒鼠、灭鼠上人类可谓是煞费心思。可是今天一只瘦鼠招摇过市,大摇大摆地蹿于路上,都漠然视之。不由得想起一句歇后语: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老鼠过街的典故由何而来呢?

相传,一群穴居集市废墟中的老鼠,终日食用弃物,忍受着酷暑严寒。它们羡慕着人间的美味珍肴。一天,老鼠头子提议,我们何不找大判官,谋一个合情合理、正大

光明可以海吃海喝的差事呢。一群老鼠来到大判官神像前祷告:“正义善良的大判官呀,请你高抬贵手,改变一下我们的命运,我等将鞍前马后为您效劳。”

只听天空中传来了大判官的声音:“你们前世造孽多端,今生为鼠受煎熬,只待前世债还尽,来世可期入人道。天理难违,尔等一心向善,积累善业,早早脱胎换骨吧。”

几只老鼠小声地说道:“什么天理难违?!明明是不帮我们嘛!我等如此聪明,一定会想出办法。”

大判官震怒:“尔等不识天理佛法,今日胡言乱语又罪加一等。现告知人类,今后老鼠过街要人人喊打!”

大判官本想说:“见到老鼠,人人可杀。”但是考虑到人类有可能会因此开始对老鼠实施无辜的滥杀而造孽,于是改口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典故讲完了。

鼠类穴居,紧闭于阴暗,昼伏夜出,此乃性也。而今招摇过市,大摇大摆,不避不慌,过街之老鼠无人问焉?!

晏子曰:“夫社,束木而涂之,鼠因往托焉,熏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以社故也”。天下俱鼠,皆社鼠也!

社鼠不除,国无宁日!

■笔走龙蛇■

和平鸽

□ 明社

母亲说
她死后
要变成一只和平鸽

我问为什么?母亲说
地下辈子
一定要
自由飞翔

母亲说
一辈子不长
不要总在一个地方
一待就是一辈子

母亲的话
不是没有道理
母亲说
她十八岁
嫁给我父亲
就再也没有挪窝
在这个香杨村
一住就是六十多年

我问母亲
你想去的世界
一定很美丽吧

母亲没有回答我
但是,我看到
母亲的脸上
绽放出从来都没有
流淌过的笑容
似乎她去过的样子

母亲在弥留之际
静静地眯起双眼
看了我们许久,许久
我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
然后,在一个雨后
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再也没有睁开
但,从紧闭的眼角处
我看到,流淌着
无限的留恋与不舍

突然,我看到屋顶
静寂了许久的青苔上
“扑棱扑棱”落下了
一只和平鸽

凄切的叫声
如婉约,如悲诉
如约而至的一抹夕阳
霎时,钻入了
凄凉的卧榻

天地合一,下雨了
世界一片漆黑
……

一路走好

□ 王选信

突然接到朋友的电话,说侯群海侯师走了,半天没醒过神来,前天还发微信问候,怎么说就没了?一个月前跟侯师闹闲传,看他的精神状态蛮不错的,也没听说身体有啥问题。

侯师是西北化工研究院的老汽车司机,最早认识他是我在设备科任职的时候。不管拉运什么配件,侯师既当司机,又当搬运工,我劝侯师不要干这些脏活苦活,他说闲着呢还是闲着,多少能给你们帮个忙。这句话实在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8年单位集资建房,我和侯师有幸买到了同一个单元,他住四楼,我住一楼,他和嫂夫人性格开朗,对人热情,一来二往,两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我和妻子立马赶回临潼。楼门前已撑起了帐篷,摆了不少花圈,帮忙看望的朋友同事来来往往,脸上都挂满了悲戚的表情,临时搭建的灵堂中央,供着侯师的遗像。儿女们身穿孝衣,泣不成声地守在灵前。

上了一炷香,三鞠躬,看着侯师的遗像,不由悲从心起,妻的眼里溢满了泪水,失声痛哭,我哽咽地说:“老哥啊,你怎么不哼不哈的就走了?”

侯师是西北院坚持爬骊山最久的人。平时不管刮风下雨,侯师都坚持爬山锻炼,从不间断。按说身体应该没啥大问题,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侯师刚过了72岁生日,就扔下亲朋好友,匆匆地走了,怎不令人心痛?

望着窗外的灵堂,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侯师是西北院最热心的人,不管谁家里有了事,侯师都热情帮忙,出钱出力,尽心尽力,绝不马虎误事,被大家誉为最靠谱的人。

“侯师,退休办搞活动,帮我领东西。”“没问题,领了搁到我家,你回来拿。”每次只要我回来,侯师就把东西送到我家。

有邻居跟侯师说:“我出门几天,钥匙你拿着,帮忙给花浇浇水,打扫打扫卫生。”“没问题,你放心去。”侯师爽快答应。不管什么事,只要托付给侯师,就放一百二十个心。

女儿结婚时候,家里所有的准备事宜,都是侯师张罗操办。家里来了人,侯师接待,缺东少西,侯师安排购买,本来乱哄哄的事情,让侯师安排得井井有条。

现在,侯师突然走了,走得那么匆忙,走得人们都难以置信。

侯师走了,回到临潼,再也没人敲我的家门,和我热情地打招呼了;侯师走了,我少了一位朋友,一位老哥,一位尊敬的长者。

火化侯师的时候,家里家外、楼前楼后,站满送行的人。

从火葬场出来,我仰望南边巍巍的骊山,骊山顿首,我远眺北边滔滔渭水,渭水呜咽。天地同悲,我还沉浸在悲痛之中。

侯师——我的好老哥,您一路走好!